



黄家大院

松阳黄家大院：

有形的古宅邸，流动的近代史

本报记者 管丽芬 通讯员 叶梦雨 记者 贾恒 图

在松阳县乌井村，黄家大院静静伫立。

这座占地4660平方米的古宅，见证了家族的兴衰，也记录了时代的变迁。它的故事，是“建筑即历史”的范本。

大院里的木雕，精美绝伦，赋予了宅院不朽的生命力。它们不只是过去的符号，也是历史与文化的桥梁。尽管岁月流转，风霜浸染，但其中蕴含的精神，早已超越了家族的边界，成为我们理解这片土地、理解历史与当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清康熙三年(1664年)，黄氏先祖从江西省永丰县迁至松阳。从农耕起家到经商发迹，黄家历经六代积淀，终于迎来转折。贡生出身的商人黄中和，将松阳烟叶远销东南亚一带，积累丰厚家业后，于清同治年间(1863年)兴建“武技楼”。这座单进五开间两轩式楼宅内，门窗上遍布杂技、武术人物雕饰，因形制俗称为“五间”，也是黄家最早的宅院，即中院。

清光绪丙午年(1906年)，黄中和之子黄绍桂于老宅北侧续建后院“梅兰轩”“竹菊轩”。匠人以画代窗，借窗成景；梅枝绕梁舒展，竹节映窗生姿，更有指尖大小的蝴蝶、蝙蝠等雕件镶嵌其间，惟妙惟肖，尽显文人雅趣。这位深受儒家滋养的子弟，更以仁厚行义于乡里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，处州大旱，他毅然开仓赈济一千六百石谷粮，赢得处州知府赵亮照亲书“泽周仁粟”匾额。这份善举，成为黄家大院精神谱系中温暖的底色。

真正让黄家大院跃上历史舞台的，是黄

绍桂之子黄秋光。1912年，他被处州军政府勒索五万五千块银圆，几乎耗尽了家产。出狱后的黄秋光以惊人的毅力重振家业。1921年，历时三年、耗资等同赎金的前院落成，黄秋光取名“集成堂”，意为“凡事必须集才智和劳作而后大成之”，并立下家规，要求黄氏子孙必须读书入仕(专注实业发展)。这座三进七开间的恢宏建筑，以204个形态各异的篆体寿字雕刻闻名，融合了浙派与徽派建筑精华，既是家族复兴的宣言，更是一位实业家对命运浮沉的有力回应。

抗战时期，这里先后成为浙江省高等法院、财政厅临时驻地，驻松日军据点与国民革命军指挥部；解放后相继作为学校、人民公社、乡政府场所。这座老宅如同一面历史棱镜，折射出近代中国的沧桑变迁。

从耕读传家，到战火纷飞，再到新中国成立、改革开放，黄家大院以建筑为纸，以年轮为笔，绘就一部中国近现代史的微观画卷。

重生

走进黄家大院，只见三列大宅整齐排列，飞檐斗拱的回廊宛转相连，白色马头墙在天际勾勒出巍峨轮廓，高耸的屋脊在空中划出流畅线条，无声诉说着往昔的荣光。

精妙绝伦的木雕艺术，是这座宅院的灵魂。从廊柱到雀替，匠人以镂雕、圆雕、套雕等技法，将儒释道文化、民间传说、生活百态熔铸于方寸木纹之间。刀凿过处，“童子嬉戏”的天真跃然眼前，“凤栖梧桐”的祥瑞流转生辉，“梅鹤同春”的雅意透木而出。其中最精美的当数“灵猴献寿”，那灵猴双耳直立，眼睛炯炯有神，鼻子微微地翕动，捧着寿桃的手指与勾枝的足爪刻画入微，夕阳下金丝般的毫毛根根分明。

“集成堂”内，172根立柱之间，牛腿雀替上雕刻的灵禽异兽、奇花异草栩栩如生，36幅浮雕展现古典故事，宛如连环画。厅堂里，形态各异的“寿”字，或象形，或会意，写法无一雷同，堪称集书法、绘画、雕刻艺术为一体的

杰作。然而时光的刻刀也在此留下伤痕。日军撤退时的轰炸，损毁了大院的附属建筑，动荡的时光中，无数精美的木雕人物面容残缺、神兽断肢，家祠、花园、粮仓等皆消逝无踪，“花甲同周”的匾额也不知去向。随着风雨侵蚀，白蚁蛀噬，辉煌逐渐凋零成记忆。

转机始于2005年，黄家大院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2010年，松阳启动抢救性修缮，匠人们遵循“最小干预”原则，剔除虫蛀霉变的木料，以同材质老木修复复原，历时一年，耗资200余万元，使这座艺术殿堂重焕生机。2014年，专业运营团队进驻。

如今，总投资2348.8万元的三期工程正在推进，游客服务中心和景观长廊得到改造。不久后，这里将呈现“荷花夏日一池红，水榭亭台八面风”的诗意景致，历经沧桑的古宅，正在新时代焕发新生，继续讲述岁月的故事。

新颜

2023年，黄家大院入选浙江省第二批乡村博物馆名单。展陈馆以“一部黄家史，半部近代史”为脉络，从“前篇·铁积寸累，兴家立业”的筚路蓝缕到“中篇·血汗年代，风云际会”的激荡年代，再到“后篇·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的沧桑回转，巧妙地运用场景复原与历史资料对话的方式，让黄氏家族乃至松阳社会的变迁脉络变得触手可及。

在“百寿图”木雕前，研学导师带着孩子们破解篆体“寿”字的象形密码；集成堂的梁柱间，学生们用拓印工具记录木雕纹样。20余场“趣味黄家史”“建筑符号”“木雕与文化”等研学活动，让孩子们在雕梁画栋间感受匠人精神，在老宅的光影间实现与历史的对话。

后院的“梅兰轩”改造为“民国生活场景馆”。旗袍的典雅、老式缝纫机的怀旧、留声机布景的时光感，营造出浓厚的时代氛围。这里成为摄影爱好者的聚集地；旗袍丽影倚朱栏凝望，新婚佳偶的笑靥映衬着雕花窗棂，快门声不绝于耳。这个空间不仅承载着历史记忆，也展现了古建筑与现代审美的结合。

每逢节假日，古意盎然的戏台上，依然上演着非遗木偶戏。丝线在空中舞动，悠扬的唱腔与精巧的操控技艺吸引着游客。传统文化的生动演绎，为黄家大院注入了新的生机。

展览、研学、旅拍、非遗表演等多元化的方式，将古老的历史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。这里的砖瓦、木雕，都在讲述着往昔，同时也是当代文化与艺术的新舞台，成为人们理解过去、触摸现在、展望未来的文化纽带。



集成堂



内部展厅



景观长廊

记者手记

从历史遗存到文化新生

本报记者 管丽芬

走进黄家大院，仿佛置身于历史长廊。这座建筑由黄氏家族三代人耗费六十余年心血建成，凝聚了无数人的智慧与坚持，也承载了家族百年来的荣辱与沉浮。

大院的灵魂在木雕上。工匠们用刀锋刻画出“童子嬉戏”的欢笑，“灵猴献寿”的祝福，让儒释道思想、民间传说与生活百态熔铸于寸寸木纹之间。集成堂里那204个“寿”字，千姿百态，字字不同，雕工精细，气韵生动。

然而，历史的痕迹无法忽视。这里曾是浙江省高等法院、财政厅的临时驻地，还曾是驻松日军的据点以及国民革命军指挥部。解放后，它又承担了新的职能，先后成为学校、公社、乡政府的办公场所。每一次变迁，都在这座古老的院落中刻下了深深的印记。斑驳的白墙上，依然能看到当年日军轰炸留下的弹片擦痕，诉说着战争的残酷。历经磨难后，不少雕像的面庞、四肢也被损毁。大院见证了战争的残酷，也目睹了时代的伤痛。

不过，黄家大院的故事远不止这些。它始终承载着人间的温暖。处州大旱，黄绍桂开仓济民的“泽周仁粟”，那份厚重的善意穿越岁月，至今沉淀于此；其子黄秋光遭遇“一根辫子五万五”的荒唐劫难后，以惊人魄力重振家业，集成堂的落成正是他对命运掷地有声的回响。这由善念与坚韧淬炼而成的精神谱系，超越了家族的边界，构成了这座建筑最深沉的底色。

如今，黄家大院依然充满活力。院内那座戏台，承载着一段段非遗的故事，丝线在空中舞动，木偶在台上活灵活现。院外，时光似乎停滞，依旧能看到人们在院墙旁、窗边谈笑风生。过去的历史和今天的生活在这里交汇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和谐美感。它以不灭的生命力，连接着过去和未来，映照出一个家族的奋斗，也展现出文化的力量。